

前漢書

卷  
三十一之  
三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31 )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三十一

陳勝項籍列傳

第一章 早文庫

漢 蘭 臺 史 班 固 撰  
語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謝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

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正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傭耕俱也傭耕謂受其

傭直而為之耕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高處 悵

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

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

戍也解具在食貨志勝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也行至斬大

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

音大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

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

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

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師古曰言我聞二世

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談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

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師古曰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與起耳故勝廣曉其

此意則為魚書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

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微蓋四維而舉

之音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

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

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

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

廣故數言欲亡忿尉

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劔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

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

更士名藉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

斬成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

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

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

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

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食其外戚傳所云第

者皆謂但耳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

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

右者脫右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蕘蕘

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蕘以東李奇曰徇攻鉅野苦

柘譙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行收兵比至陳兵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

守丞與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

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樓

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

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

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

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

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

肩之丞當時取

異於凡衆也為壇而盟祭以尉首

師古曰以所殺

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

鉅音

守丞與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

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樓

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

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

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

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於巴池今立楚為張也

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廼以廣為

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

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

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勝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

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

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

賜為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頴曰周文即周章

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

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

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如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

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

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

邯追敗之復走屯池師古曰池音涵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剽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

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辭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

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而

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趙王讀曰促趙王

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

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

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張晏曰卒史晉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

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毋在

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六且

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

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

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

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

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請回還也勝乃立寧陵

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

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御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

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音曰悉精兵

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

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

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

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師古曰郟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

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

凌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

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

音趨又音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

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

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

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

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

月陳涉死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

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

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王潔除之人涓音蠲起新陽師古

名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

兵定南陽人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古

日為音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

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

辭峻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

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

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

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

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田儼

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

如淳曰微粟也微散中復相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

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

波文穎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

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

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

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不肯為通勝出

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

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

音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



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

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

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

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

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

史記本語也莽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夫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本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

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

已止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

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

族誅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

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

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

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梁

籍曰可行矣師古曰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也今書本有作聘字者流俗所故耳

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

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肝中皆讐伏莫

敢復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

一人不得言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

相副助也裨音頻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

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

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

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

主也音 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眾異也 嬰母謂

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乃汝也 今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

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

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

矣其眾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右蒲將軍亦以

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

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 凡六七萬

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

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

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

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 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

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 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

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

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鄭人范增晉灼曰鄭音勳絕之勳

古曰居鄭縣名也 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古

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

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今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秦必楚服

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

曰蠶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

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台音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初章邯

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金言於臨菑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

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下

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聞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

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

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

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

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師古曰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言趙不殺角閒以去齊

耶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

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  
 武信君子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  
 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  
 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  
 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  
 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  
 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  
 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  
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  
離王翦孫涉姓間名

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  
而運粟以饜王離涉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  
 所遇為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  
 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  
 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曾公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  
言其在諸軍之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  
 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  
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夫不同執  
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太力伐秦而

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

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敝師古曰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

行謂擊鼓而故下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不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

狠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驟

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勁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燕飢民貧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

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

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孰

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靡

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

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

新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

之諸將師古曰讐失氣也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杆也臣瓚曰小

柱為枝邪柱為梧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使人之命故且為假也

遣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

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

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

其船於水中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

日視讀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

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聞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

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

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

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

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滕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

軍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

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七有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

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

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顛國王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

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

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

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戈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

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

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

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從音不容反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錘也古者斬人加於錘上而斫之也錘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後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

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

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已盟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于長樂入清水洹音栢

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

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

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

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

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

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  
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  
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  
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  
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  
得人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  
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  
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  
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  
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疎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

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  
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旣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  
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  
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旣  
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  
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

曰兵初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秦  
起時也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  
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  
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木之  
上流也游或作  
流師古曰徙之長沙都邾師古曰邾  
音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  
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  
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

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  
丘縣之老

人也姓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

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

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

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

吳芮師古曰番  
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

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  
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

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

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

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  
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  
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  
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  
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番君將梅銷功多  
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銷音火玄一反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  
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  
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  
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

北王田安田榮遂并干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  
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  
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  
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  
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  
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  
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  
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  
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



義不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

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

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

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

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

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

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

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凡五

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

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

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

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

擠臣瓚曰擠排也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

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聞求漢王反

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

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闕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

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

數舉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

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縱

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

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

獨與滕公

得山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强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  
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  
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  
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  
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  
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  
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

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

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

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

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壯

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

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楚挑戰三合樓煩

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

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

王使間問之迺羽也師古曰間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

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  
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  
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  
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  
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  
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  
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  
故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  
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太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

與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

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

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

廼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

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

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義宜反又音許爲反漢書通以

戲爲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

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師古曰屬聯及

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

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廼有

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

師古曰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

因四墮山孟康曰四下墮也師古曰而為圍陳外嚮師古曰

周為之也外嚮謂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

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

羽還叱之師古曰還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

而易其本處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

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

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

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烏江亭長棧船待服虔曰棧

曰南方人謂整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

笑曰廼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

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劉放曰面之直面向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設賞吾為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或作德晉灼曰得廼自到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

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賈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二殽是也君臣固守而

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也封於商內立法度務耕織

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昭襄子武王惠文王之弟

襄王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

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師古曰平原君趙勝楚有

春申師古曰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

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關故云仰關也俗書本仰字作仰非也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逋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逋巡謂疑懼而卻退也

遁音千旬反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看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

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之子享國之日淺

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

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趨馬也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朴捶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

郡百粵之君頌首係頸頌音備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籬音古曰言以長城有藩籬卻匈奴七百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如淳曰鏃音鏃箭足也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鏃與鏃

同即箭鏃也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

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以

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晉灼曰踐登也因河為池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阡隸之人如淳曰阡古文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又穎曰墨

墨家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

者也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淳

王公馳名天下帥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眾師古曰罷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般函之固自若也

何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師古曰齒謂齊列如齒

鉏耨棘矜不敵

於鈎戟長鍛

師古曰鈎戟田器也棘戟也矜與耨同也言鈎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耨及戈戟之適

戎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

師古曰適讀曰誦謂罪罰深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

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

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蘇林曰招音翹

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

家散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周生亦有言

鄭氏曰周

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

舜蓋重童子項

羽又重童子

師古曰童子目之睥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為

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近古猶未代

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

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

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

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  
謬哉

前漢書卷三十一終

前漢書卷三十二

張耳陳餘傳第二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

師古曰母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母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侍

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

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

於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時其名改曰漢音師古

音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

刎頭交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

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

為卑職以自隱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

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

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

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曠

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

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

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

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

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

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

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

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

河北縣說

之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

領之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

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

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

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

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

而王於陳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

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

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

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臣自號也下趙十餘城

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

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

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

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為陳王徇

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

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趙數十城

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介隔也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

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

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

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

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

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

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

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長略常山張鷹略上黨師古曰鷹音鳥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

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

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

以和解也趙地輸燕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

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吾

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乃走燕壁燕

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

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



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

亦各欲南面

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執初定且以長

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

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

師古曰況以易輕也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

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使遺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

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

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

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

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

立趙後輔以誼

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可就功乃

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

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

李良進

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

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聯及也饑王離師古曰饑餓字謂饋運

其軍禮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騫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

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

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

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張騫陳釋曰事

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

也也思念也迺使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

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

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

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

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以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

哉師古曰重難也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

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

及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  
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  
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  
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  
多為人所稱譽也項羽素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  
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  
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  
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侯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  
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  
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  
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  
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盛又為所  
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穎曰善  
說星者其  
氏也晉灼  
曰齊人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  
曰分音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  
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  
紀云元年  
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  
將擊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  
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  
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  
前後參錯不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  
同疑傳誤也

王趙王德餘師古曰懷其德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

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

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

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

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

餘泚水上蘇林曰泚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祗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祗敬之祗音執

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祗之祗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米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

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

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

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

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

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為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

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

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

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

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

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

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而過趙貫高等乃

壁人相人要之置厠文穎曰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厠

中葢云置厠東海貢荔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

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

劉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

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

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

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抽擊之音彭他皆類此刺焚身無完者應劭曰以

鐵刺之又燒灼之師古曰焚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虜師古曰迺

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臣瓚曰謂

以私情相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

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

印視泄公師古曰復與者編鈔本以爲與形如今之食與矣高時榜笞刺藜火委困故以復與處之也

復音鞭叩讀曰仰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

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

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

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

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

復事上哉乃仰絕元而死

蘇林曰元頸太服也俗所謂胡服也師古曰元者總謂頸

耳爾雅云元鳥籠即猴籠也音下郎反又音江郎反

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

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雲剛柔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多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

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漢書又云諸侯別國人不承公主益知

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

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特張

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

尊魯元公主爲太后師古曰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元大

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

以母爲太后故也師古曰以公主爲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爲王又憐其年少

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

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卽位復封故魯

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

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

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

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宰相滅亡何鄉者慕

用之誠師古曰齋謂暴昔也後相背之盤也師古曰盤音違也

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終

前漢書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漢 蘭 臺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魏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襄陵君秦滅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

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及

魏地已下欲立

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

得顯其節義也孝子道

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誰必立魏王

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

於陳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

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

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儋傳儋

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

濟咎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

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

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

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至國則絕河津畔漢

漢王謂酈生日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

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

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

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

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

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國言其背叛也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

日亦六國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



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

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

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偽非也陽即偽耳不當重言之見狄令因擊殺

命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

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

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

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

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

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

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

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

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

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

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

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

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蝮蝮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

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拳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

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後文閒有毛似蝮鼻上

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

蝮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

出南方夔音芳大反蓋音火各反整音式亦何者為害

於身也田儂音律反儂音人于大指也音步歷反

楚趙非手足文穎曰言將

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側蓄也

兵而立號者也齟音蠟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

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

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

西滅秦立諸侯王遷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師古曰治

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

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母之膠

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

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

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

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

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

將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

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

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

華音戶化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

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欲遣使韓信迺渡平原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已而

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守相

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

曾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

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秦

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

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韓信已殺

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千乘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

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鵠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鵠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

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

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鳴中使還

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

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

唯召橫耳故許之犬者封王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眾哉不來且發兵加誅

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至尸鄉廢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

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

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

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

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

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聞形容

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

音工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

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

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

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

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長八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

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

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

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

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

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蠶東鄉可以

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

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漢王

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

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

為穰侯

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

後又殺之聞漢

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

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

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下

歸漢

師古曰降楚後復得歸漢

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

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

六年春上以為信

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即今鞏縣

南道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

葉音式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

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

被師古曰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

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

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齎必死之意不得為

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

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

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

及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

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大復收

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劉放曰下云而與信

當有與字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

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

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

日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

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

說非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

闕音於連 闕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

不相見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可請

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

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二

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曰代郡之縣漢使柴將軍擊

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

目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

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

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

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

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於越而

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僕有三罪

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債音齊

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今僕亡匿

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師古曰音吐得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

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痹疾也音入佳反執不可耳遂戰柴將

病也音入佳反

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

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

率其眾降漢封積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嬰為襄城

侯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曰音陽陵之馬

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偃貴幸名顯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

擊匈奴封龍頡侯師古曰字或作維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

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載衛青傳載韓說初封

龍頡侯後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頡侯名說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

誤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

上蓋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榻音其勿反子與嗣坐巫蠱誅上

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贊

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怨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

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與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

復封興弟增為龍頡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

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

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

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

寬和自守以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



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  
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領侯薨子持弓  
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

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埽地盡矣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儵兄

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

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邴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

世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三終

前漢書卷三十四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

蘭

臺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

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迺

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師古曰言其有太志也

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張晏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

師古曰苦

厭迺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

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常昭曰以水擊

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

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食蘇林曰王孫如言公于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

好帶刀劍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跨

辱於眾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於是信執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

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梁敗又屬項羽為

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

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

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

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

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

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

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  
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  
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  
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  
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  
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

與項王

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

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

賀曰唯

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

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

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李奇曰猝

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

是也猝嗟暴猝嗟是也猝音干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此特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

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

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刻

忍不能予

蘇林曰刻音刻角之刻刻與搏同手弄角龍不忍受也師古曰刻音五光反搏音大官反

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

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

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

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

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其下疆以威王亦同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攽曰何不散者

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離散而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師古曰章邯將司馬欣董翳將

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

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

兵也檄解在高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

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

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

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

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

信廼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服虔曰以木柳縛罌缶

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

者也音一政及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

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

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

關與是邑名也在上黨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

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樵蘇後

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

路也重音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

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

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

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

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勝今

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星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

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

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

之也人微伺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師古曰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

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旗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蔽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令其裨將傳餐服

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曰今日破

乃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食字音千安反

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孟康曰噤音不精明

劉音是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

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復疾戰趙空壁爭

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

謂決意必死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

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

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

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祇禽趙王

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項之有

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

曰鄉皆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

讀曰嚮其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

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

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

同也忽入市廛而歐取其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

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

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

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

猶言何如也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

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

里奚本虞



臣也後事於秦遂為大夫穆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

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

日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羹臠之臠常山縣身也尤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

死泝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眾謀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

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倫字同媮苟且也言為靡

麗之衣苟且而食也然則眾勞卒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

用也今足下舉勅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

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

何由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

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

謂趣向也音式究反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入

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

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地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

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

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

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

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

宛葉二縣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

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

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奪其

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

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

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度

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合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龍歷下軍至臨菑齊

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

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

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

所親信之臣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

城皆反之其執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音維維水出琅邪北箕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卽禹貢所云濰淄其道也

也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

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

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

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

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

之國南邊楚師古曰南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師古曰填

音竹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

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

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

亡龍且項王恐使射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及

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

交師古曰稱金石然終為漢王所禽矣是下所以得須

吏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

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

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

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

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

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

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信不忍

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

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陔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

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

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言晨炊

辱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

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

曰就成也成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曷反家在伊廬劉

曰東海胸南有此邑常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曰常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

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

事書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

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

音大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

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

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

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

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

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出此日怨望居

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

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

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

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請執提之與步於

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

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

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

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

稱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

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信信囚欲殺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宋

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舍人弟上書變告

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乃音他朗反

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

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給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

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

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道其語

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也釋放也置也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

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

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

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

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

下教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夫斬之

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

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

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

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

人歸漢外黃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

真魏也 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

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

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

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

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

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

召越并力擊楚劉鄩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越曰魏地初

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

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

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  
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  
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  
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為梁  
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  
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  
請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  
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  
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  
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

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也  
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西

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

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  
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  
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  
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

而王必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



山師古曰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陳

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數千人番君以

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

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

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

眾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

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

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

涉河師古曰涉謂血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

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

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

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

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

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

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

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

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

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是也○劉邪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矣

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陸下或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

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其伐齊

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

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

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人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

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

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榮

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是并非事理也及隨何謂

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

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

內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

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師古曰此事正是使何臣所爲來欲言之

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

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鑕也言伏於鑕以

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

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

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以下亦同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

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李奇曰版築版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

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

城下師古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

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歛手曰拱孰誰也夫託國於

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

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善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

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

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

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間

音居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也羽欲戰

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

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

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

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

如漢其執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攻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頴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奏以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師古曰縣石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

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

沈師古曰沈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

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

布先父爲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

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

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

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陳下項籍死上置酒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

故對眾折辱令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其自歎功勞也

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

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

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

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乃圖謀也

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

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

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

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及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謂天菹其骨肉是也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

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

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

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

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

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

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願言其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

前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 蕭何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

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

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

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

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三人皆同功一體

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

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

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

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

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

下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

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

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

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

劉放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

盡如薛言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焉疑薛公

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

盡劫其兵渡

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開

師古曰二縣之間也

為三軍欲以相

救為奇

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

懷安故易逸散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

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營

師古曰會

音江外反舊音丈瑞及解在高紀

布兵精其上乃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望布

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險謂布何苦而

友

師古曰險讀曰遙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

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

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

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

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偽與俱亡走越

師古曰偽謂布許為此計

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

師古曰鄭陽縣之鄉也鄭音口亮反遂

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

曰親父也縮之又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

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

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

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

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

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

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

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

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

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

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

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

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告之假

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

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

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



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

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

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誑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

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

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

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

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

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

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實得

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兵

擊燕綰疑勝與胡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

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

音居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父連兵毋決音灼曰使豨父亡畔

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

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亮

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師古曰闕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

音也闕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

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

反音也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

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

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  
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  
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師古曰瘳與愈同高祖崩縮遂  
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  
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子亡降會  
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  
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封為惡谷侯傳來降也東胡烏丸也  
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

手計反他音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

芮之將梅銷師古曰銷音呼玄反與偕攻析酈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

反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其將梅銷功

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成王臣

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薨子靖王

美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  
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辰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持王

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節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思無它事何以著令邪○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甲者令

篇之次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終

前漢書卷三十四 列傳 三十四

前漢書卷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

漢 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也言本同祖從父而

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

日倉廉芻稟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

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係漢王

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

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英布兵皆會咳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

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敖之子也共讀曰龔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

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

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聖志屬臨淮郡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

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奸澤服

日以計畫干之文類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畫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澤大說之

師古曰悅讀曰悅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師古曰因飲酒田生

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

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類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

○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宋祁曰按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

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居數

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張卿往見田

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

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

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成

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

呂后又重發之蘇展曰重難發其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

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太后必喜

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

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

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

金師古曰千斤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

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

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

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

頹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琊王琅琊

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

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琊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

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

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是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

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

以王澤今澤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

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

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

郢人等告定國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

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

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

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

倫逾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宋

初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

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更

始中為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師古曰

日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

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也

此下獨悔業已拜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

亦同改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

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即招致天

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

其喪歸葬吳吳王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

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

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

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

甚及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請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也使人

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二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

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

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



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

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

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願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

也庸直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願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番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問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領共禁不

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

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鼂音割孟反

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

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

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

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

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

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

之也日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迺今削之亦反不

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

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也請誅

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

西王邛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  
 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  
 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迺使中大夫應高  
 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  
 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  
 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  
 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也言初地糠遂至食米也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奈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  
 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常患見疑無以自

曰脅肩足術懼不見釋

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繫

懼耳釋解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

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

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

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

軀以除患於天下

師古曰循順也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具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

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

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

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

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

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大

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

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

十二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

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

削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

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

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盡發使行下令國中曰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

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

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

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

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

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燕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

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

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

為事業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

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

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赦國

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

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與

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會豪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

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

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道當也言越地之比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

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

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

北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

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薰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恐

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寡謂發兵

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

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

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

此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干偽反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

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

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

則與大將同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

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

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

舊爵之外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諸王

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

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

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

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

誅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下亦同

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

傳以益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

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

論說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

拜受詔吳王聞益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誰拜不肯見益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益不肯使人

圍守且殺之益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王與吳戰益得奔梁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音張戀反至雒陽劉

放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見劇

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叙在雒陽下孟喜曰七國及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

也陽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

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宋祁曰雒陽浙本

作滎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滎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雖黃可安下乎問故

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

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

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淮泗口塞吳饗道師古曰饗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

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

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

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

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

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

人師古曰藉假也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

日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

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

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

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

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

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

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

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閒候司

馬孟康曰行伍閒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閒或為候或為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

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

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

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

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

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音必兼反破城陽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

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

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

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

邛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

如厚

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

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

西王邛濟南王辟光營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

師古曰從音于各反

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

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暴

而邛等又重逆無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

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

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

師古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

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

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

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

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



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

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會下邑

欲戰師古曰下邑梁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

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

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

千人夜亡去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

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

音徒濫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

孟度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盛其頭馳傳

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應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

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

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

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

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襲願收王

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

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積當遺王書師古曰韓頽當曰奉詔

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

窮國敢請蒞臨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

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  
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  
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  
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  
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  
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  
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

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生欲王劉澤先

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

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專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謂備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劉攽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于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傳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二世疑危亦本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母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前漢書卷三五  
列傳 十五

前漢書卷三五終

